



这是一位诗人写另一位诗人的绝妙文章。

维·阿莱桑德雷和佩德罗·萨利纳斯同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西班牙诗坛的巨匠。被写的佩德罗·萨利纳斯生于马德里,读过法科和文哲科,获文学博士学位,任过文学教授,出版的诗集有《可靠的偶然》《寓言和符号》《悬空的恋爱》等,还翻译过缪塞、梅里美等法国作家的著作。写作者维·阿莱桑德雷比萨利纳斯年轻几岁,是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在《在佩德罗·萨利纳斯家》这篇散文中,作者是用既亲密又尊敬的笔调来写萨利纳斯是怎么写诗的。

萨利纳斯在写作,可他的一个膝头有个小男孩,另一个膝头有个小女孩。小女孩的脑袋贴在爸爸胸口,搂着爸爸的脖子,揪着爸爸的耳朵在说悄悄话。小男孩呢,骑在爸爸不断抖动的腿上,攀着爸爸的手臂,像骑着马朝着远处飞奔。这是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女组成的人堆,人堆中的一只手握笔,在稿纸上写着。而小女孩又站到爸爸的腿上,亲吻着爸爸的耳朵,唱歌叫嚷,小男孩则吊着爸爸那只想写

一个诗人的写作

刘益善

字的胳膊晃荡。

世界上作家诗人写作的习惯千奇百怪,但像萨利纳斯这样在儿女的环绕攀爬下写作,却是仅见的。作者阿莱桑德雷当场抓住了这一场面,并见到稿纸上竟然已经写成了一首诗。

根据阿莱桑德雷在散文中引用的这首诗的前四句,我查阅了有关资料,这首诗就是《夜之光》,我国现代著名诗人戴望舒在上世纪30年代就翻译过来了。

我们看到了一个著名诗人的写作场景,也找到了《夜之光》这首诗作的诞生资料。这首诗是在父爱满溢、和子女嬉戏的过程中写成的。细读原诗,我心里满是向往、雀跃,还有一份悠悠的深情。

作者写萨利纳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他怎样写作,而是为了写萨利纳斯这个人。在文章的后半部分,作者

对萨利纳斯展开了正面的刻画,勾勒了他的传神相貌,写他的身躯中具有“蕴含色彩的幽默”,写他的眼睛,“嘲弄和亲切的光点在宁静深邃的蓝色中消失了,那是一个使你心旷神怡的境界”。看上去是在写形,其实却在写精神。

最后一段,作者以富有哲理性的语言,将他所敬爱的萨利纳斯的形象推向了一个极高的精神境界,充分显示出作者对笔下人物的一片深情和由衷推崇。

“岁月推移,人们了解了生活,几乎经历了一切。剩下的是对某些为人类立极的人的崇敬回忆,在那静谧的真正极限中,人们不会无所适从,仿佛找到并认识了自己。那就是安详真挚的佩德罗·萨利纳斯。”

读完这篇千余字的小散文,夜已静了。一个诗人不是平白无故去写另一个诗人的。我在夜的静谧中,慢慢地认识了一个安详真挚的萨利纳斯,从他的写作场面,从他的诗作,也从这篇短小的散文里。我也体会到了何为安详真挚的心境。

老天津的“洋”字记忆

李子健

翻开历史的扉页,总有一些寻常词语,悄然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沧桑。一个“洋”字,便是如此。

如今的中国,早已跃升为世界级的制造大国,商品极大丰富。然而,把时光倒推回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吃饱穿暖便是老百姓最大的奢望。近代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发展浪潮,在传统农业的泥淖中步履蹒跚,绝大多数工业产品都要仰仗进口。于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印记就此形成——市场上种类繁多的商品,大多都冠以“洋”字:洋面、洋布、洋胰子,洋油、洋车、洋袜子,洋灰、洋火儿、洋炉子,洋蜡、洋伞、洋钉子……可谓数不胜数,无物不“洋”。这些舶来品,既是老一辈天津人抹不去的日常记忆,更是藏于民族心底的一段特殊过往。

这些带有“洋”字的物品,还深深融入了天津的地方俗语。譬如,老天津人形容某件东西质量差、不经用,常会抛出一句歇后语:“洋胰子抠戳儿——用不了几回。”试想,用肥皂刻出的图章,经不起几次使用便会消融,确实形象得很。又如,爱开玩笑的天津人买东西时,见小贩的秤杆磨得“星迹”模糊,难以辨认斤两,便戏谑道:“你这秤杆儿不错,洋火儿不划——没星儿。”小贩也不恼,顺口接得俏皮:“您了说的是,我用熟了,有根。换生人使这秤,那就是‘庄稼佬儿看洋灯——见懵’。”

这里说的“洋灯”,指的就是电灯。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天津法租界建起发电所,设立了法国电灯房。每当夜幕降临,头一回进城的农民见灯头朝下还能亮得这么晃眼,甚觉新奇,常常三五成群到街上看路灯,市民便戏称他们“逛洋灯”,歇后语“庄稼佬儿看洋灯——见懵”由此流传开来。

一个“洋”字,从日常商品到市井俗语,见证了一个民族从封闭落后到奋起直追的曲折历程。那些带着“洋”味的老物件,如今大多已被国产品牌取代,昔日“舶来”的无奈,早已化为“中国制造”的底气。再听这些流传下来的老俗语,笑谈之间,多了几分回望来路的感慨,也多了几分珍惜当下的欣慰。

●牛博士问道

真理

戴逸如文并图



司各特说:“把完善的教育留给子女,乃是最佳的遗产。”

牛博士说:“别笑。这的确是老生常谈,但更是真理啊。”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“广式双马尾”是一个用来调侃两广地区常见的美洲大蠊的网络梗,因这种巨型蟑螂头顶两根细长晃悠的超长触角,外形刚好和双马尾发型相似,便被网友取了个反差感十足的名字。

这个梗的走红,来自无数网友分享的日常惊魂瞬间:在两广地区生活,你常常会在水杯边、衣袖里、墙角缝这些地方,先看见两根晃来晃去的长须,定睛一看才发现后头藏着一只大蟑

网络新词语

广式双马尾

董春好

螂。这种“先见其须,后见真身”的专属体验,再加上软萌可爱的发型名字和“会飞的巨型小强”之间的强烈反差,凑成了自带反差萌的笑点。

现在网友不仅常用它吐槽南方蟑螂无处不在的“超强存在感”,还衍生出了大量玩梗内容。它既是两广地区居民刻进日常的生活自嘲,也成了南北网友凑在一起聊得停不下来的趣味地域话题。

山间流水

徐徐

山间流水,只有一个去处:最低处。

它们从庞大的山体里渗出,一路朝最低处流淌而去。平缓处静流,陡峭处急流;既有低语之时,也有咆哮之处;有时如白练,有时成飞流。或径直顺流,或迂回盘旋。

遇顽石阻挠、灌木遮挡、草丛截流,它们便冲、便闯、便破;冲破不得,便迂回、滋润、渗透……流到最低处的决心,从来不曾改变。

山间流水,亦是清澈的,它们一路奔流,一路过滤沉淀,把尘土等杂质一一舍去,只留下一身澄澈和清白。

向山间流水学习,朝着既定目标奔跑——或冲、或转、或迂,信念不改,一身清白地勇往直前。

陶渊明的《游斜川》,其诗序开头说:“辛丑正月五日,天气澄和,风物闲美,与二三邻曲,同游斜川。”我很喜欢这一句“风物闲美”。

如今一些人喜欢旅游,而其所谓的游,多是到一个景点,忙着拍照,忙着发朋友圈。他们的旅游,只是为了旅游给人家看:你们看啊,我到扬州瘦西湖了,我到苏州拙政园了,我到北京了,我到西藏了,我到欧洲了。他们旅游的目的,好像就只是为了让人家看到自己又出去旅游了。

“风物闲美”,其实风物哪有闲不闲的,是赏风物者的人闲,尤其是赏风物者的心闲,所以便看得“风物闲美”。如今旅游的人,忙着拍照,忙着发朋友圈,忙着炫耀给人家看,都忙得不得了。哪还有个闲。听说有个顺口溜说现在旅游

风物闲美

孙香我

的人:“上车睡觉,下车尿尿,到景点拍照,回来一问什么都不知道。”个个都出去旅游了,却个个都不知风物为何物矣。

如今手机拍照实在是太方便了,旅游就几乎成了一路拍拍拍。老早“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”,如今都不是看了,拍照已替代了旅游者的眼睛,替代了旅游者的审美。火车飞机千里万里的出去旅游,又费钱又费体力,而好山好水好风景,自己的眼睛不看,全让给手机看了,现在的人是不是有点傻呢。

如今出去旅游的人,还有不拍照片不发朋友圈的吗?谁忍得住啊。若有,这大概就是真正的旅游者了,用眼去看,用心去领略,也就可以像陶渊明一般,真能领略得“风物闲美”。